



깊은 슬픔

申

京

淑

• [韩] 申京淑 著 徐丽红 译

• 深深的忧伤

作

品

系

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깊은 슬픔

• [韩] 申京淑 著 徐丽红 译

深深的忧伤

申
京
淑

作
品

系

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깊은 슬픔

Deep Sorrow(深深的忧伤)

© 1994 by Shin Kyung-sook(申京淑)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translation rights © 2012 by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First published in Korea by MUNHAKDONGNE Publishing C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KL Management in association with Barbara J. Zitwer Agenc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深的忧伤/(韩)申京淑著;徐丽红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申京淑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09217-8

I. ①深… II. ①申…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韩国—现代 IV. ①I312.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8818 号

责任编辑 全保民
装帧设计 柳 泉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史 帅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06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3.5 插页 2
版 次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217-8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回望申京淑

今年三月，我从黟县宏村驱车前往汪伦送别李白的桃花潭，山势陡峻，道路泥泞，正当我小心翼翼地操纵方向盘的时候，忽然收到消息说韩国著名作家申京淑的《寻找母亲》获得了第四届亚洲英仕曼文学奖。

获奖自然是好事，作为译者，我也很为申京淑老师高兴。然而在这之前，《寻找母亲》就已经风靡全世界了。不仅在韩国本土畅销至一百五十万部，而且版权卖到十五个国家，英译本还登上了美国的排行榜。原本寂寞的严肃文学作品竟然有如此反响，的确令人震惊。细想缘由，想必还要归结于那个永恒的文学主题——母亲。母亲是我们心灵的故乡。母亲在家，故乡就不会走远。如果有一天，母亲失踪了，那就是说心灵的故乡也要离我们远去了。寻找母亲，多么悲壮的行程。尤其是当你彻骨地发现，这段行程百转千回，终究还是要回归自己的内心世界，原来弄丢母亲的人正是自己，那又将开启多么心酸的秘密之门，原以为幸福美满的心里竟然藏着无数的过错、失误、忽视、轻慢，还有自以为是的无知愚昧。因此，《寻找母亲》更像是寻找自我、修正自我、新我与旧我实现沟通融合的精神历险，作家鼓起勇气向世人袒露自己并不完美的灵魂世界，为现代人、为都市人、为成年人敲响放学回家的隐秘的钟声。



了解申京淑,我们甚至无需看访谈和传记,她在自己的作品里交代得非常清楚,重要的个人经历和思想情感还会反复提及。比如她早期的长篇代表作《深深的忧伤》(1994)和《单人房》(1995)里就有很多个人的影子,而她的很多中短篇小说如《钟声》、《月光之水》、《风琴的位置》等几乎就是自传体的事实小说,评论家金思寅说,“她首先让‘现在的我’复原为‘从前的我’,从而让过去和现在相互面对……《单人房》是旨在寻找自我本质的心理斗争的记录。”这样说来,《深深的忧伤》和《单人房》,乃至后来的长篇作品《紫罗兰》和《寻找母亲》,主人公们都有着极为相似的家庭出身、学历背景和社会履历也就不能算是巧合了,那必然是作者刻意为之,或者说是作者也避免不了的自我投射。

《单人房》里十六岁的少女每天抱着收音机倾听外面世界的消息,深深地厌倦了习以为常的乡村生活,却对陌生的城市生活怀着无比的好奇和向往。后来她终于来到首都,忍受着钢筋水泥和工厂生产的压迫,经过数不清的波折磨难,渐渐地适应了城里人的生活。然而隔膜并不能轻易消除,她不可能与城市身心交融,生活场所的转移只是为她增加了观察故乡的新视角。每次回家她总是感觉到工业文明对于乡土习俗的围困和蚕食,比如从前的水井被父亲加封了水泥井盖,家里用上了自来水,“如今我再也不可能从井里挑水,或者望着映在井里的黄月亮了”;比如柏油路取代了从前尘土飞扬的黄土路;比如新房取代了茅草屋,传统意义上的厕所随之消失,变成了室内卫生间。“五年前新盖的这所房子只是地理上位于农村而已,却再也不是农村的房子了。”走出故乡的人在变,故乡也在日新月异,于是主人公内心深处最后的屏障被强行拆除,她不得不忍受着双重的焦虑。“背井离乡之后,我又想家了。我想念新村运动更

换石板屋顶之前，茅草屋檐之下的童年，我想念茅屋里的家人，我想念屋顶之上循环不息的春夏秋冬，多么分明。”无论如何回乡已然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回乡”也就是通过文字回归自己的童年时代。身体在现实的推动之下被迫向前，灵魂还在拼命挣扎着回头遥望，这样的觉醒令人痛苦而又无奈，申京淑作品的主人公们都后知后觉抑或先知先觉地承受着类似的心灵煎熬。

《深深的忧伤》的主人公是三个青梅竹马的好朋友，“世”从小痴痴地爱着“恩瑞”，而“恩瑞”的痴情从小就给了“莞”，他们离开故乡“露凝地”，到城市里谋生活。莞对恩瑞的深爱视而不见，或者以为无论自己走到哪里，恩瑞肯定会在原来的地方等着自己。恩瑞是他的归宿，是他的故乡。直到后来，莞现实地接受了富家女上司抛来的橄榄枝，彻底绝望的恩瑞便接纳了世的爱。这两桩并非发自本心的婚姻注定不得善终，后悔随后就来了。“莞感觉自己失去了这种舒心感和故乡的感觉。与朴孝善结婚的瞬间，他就感觉到了。他在蜜月旅行地抱着朴孝善的时候就想，我再也找不到舒心的感觉了”，“那是触手可及的舒心感，那是任何时候都将与我同在的故乡的感觉。”恩瑞原来打算和世好好生活，然而事与愿违，莞的偶尔来电或来访让世产生了深深的误解，越发怀疑自己的婚姻，越来越经常地向恩瑞发泄不满，于是恩瑞的苦难也越发深重，勇往直前的生活彻底斩断了三个人和故乡露凝地的联系。恩瑞回家看完母亲，又给弟弟留下最后的书信，便纵身跳下了六楼，结束了年轻的生命，“我，已经走出太远，无法找回自己的人生了”。“那个女人，像花瓣，轻轻地飘浮在六楼和公寓花坛之间的时候，莞在办公室里，世在学校里，感觉到了五脏六腑爆炸般的疼痛。这种疼痛使莞不由自主地关上了正在看的电脑，世手里的粉笔从他的指尖轻轻滑落。”乍看起来，这是非常纯正的三角恋爱的故事，你爱我，我爱他，而



他又不爱我,我和你结婚,于是结局很不幸。然而认真品味,申京淑的真正意图似乎又不在于此。主人公恩瑞屡屡回家,却只能寻求短暂的安慰,不是真正的“还乡”,更多的反而是失望。她和莞和世之间从童年时代累积而来的关系才是真正的灵魂故乡,世和莞既是她的手足,又是她的影子,当现实篡改了她们的关系,损伤了她们的纯洁感情,她怎能不感觉到彻骨的分裂之痛?那个隐秘的故乡怎能不离她越来越远?

如果说《深深的忧伤》和《单人房》还是源于当代生活的切身感受,拖着浓重的作家本人的影子,那么到了2007年出版的历史小说《李真》(连载于《朝鲜日报》时题为《蔚蓝的眼泪》),我们会发现申京淑已经将这种故乡意识推进到遥远的历史领域。朝鲜宫廷舞姬李真和法国驻朝鲜公使科林结婚之后,跟随科林远渡重洋来到法国巴黎,从此开始了新鲜的异乡生活。李真天资聪颖,美丽优雅,拥有出色的艺术才华。她就像海绵吸水似的接受西方文明,彻底摆脱了卑微的奴隶身份,享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自由,很快便成为巴黎上流社会的交际花,结识了莫泊桑等文化艺术界人物。而朝鲜依然闭关锁国,沉浸在“隐士之国”的迷梦里难以清醒,直至日本入侵,明成皇后被害,国势由是衰微,国家命运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李真因为思乡病而回国,亲眼见证了明成皇后之死,亲身经历了祖国在时代风云里的动荡危机,幻灭之余服毒自尽。探究李真之死的深层原因,我们不难发现与《深深的忧伤》里的“恩瑞”跳楼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作为王朝体制内部身份卑微的舞姬,她基本没有为国捐躯的动机,她的死更多的是因为故乡梦的破灭,灵魂的回乡之路已被彻底斩断。申京淑通过明成皇后和李真的先后死亡,隐约地指出在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乡土文明面临着前无出路,后无退路的尴尬。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曾在申京淑小说《哪里传来找我

的电话铃声》译序里说过的话：“申京淑的全部小说其实是一部小说，申京淑讲述的全部故事其实是一个故事，无论这个故事的外壳是青春的爱与死亡，还是历史烟云里的家国之痛。”

既然申京淑长期以来的写作都围绕着故乡的主题，而母亲又维系着故乡的灵魂，那么认真虔诚地书写母亲也就变成了自然而然的作业。作为忠于自己心灵的书写者，故乡不仅缔造了她的生命，也为她的写作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和养料，只是她远走高飞，投身汹涌澎湃的都市生活，这么多年她变了没有？《寻找母亲》里就充满了这样的自我反省，反思和自责成了小说前进的最大动力。“妈妈失踪已经一周了”，随后家人们便开始了寻找母亲的艰难历程。小说采用散点透视的形式，分别以“我”、“大哥”、“父亲”和“母亲”的视角去观察母亲、理解母亲、重新发现母亲。于是，尴尬和遗憾纷至沓来，原来谁都不记得母亲的生年，原来母亲从来就不识字，原来母亲背着家人每月都给孤儿院寄钱，原来每次的全家福里竟然都没有母亲的身影，原来……家人们这才发现，原以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母亲竟是如此陌生，这是谁的错？这是无意的忽略，还是有意的逃避？经过家庭成员们重新拼接而成的母亲形象逐渐变得完整，每个人都在回忆里完善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每个人都暗下决心要珍惜这个曾经貌似强大实则弱小的女人，然而母亲已经失踪九个月了。幸好，母亲只是失踪，“我想留下余地，母亲只是失踪了，还有找到的希望”，作家在后记里的话也是留给读者反躬自省的余地，不要等到母亲真的找不回来的时候再去后悔。参照上述几部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是申京淑对于前作问题的回答，我们的故乡还在，我们的母亲还在，只是我们的眼睛蒙上了阴翳，只是我们的初心落满了烟尘。

走出小说的虚构，申京淑在后记里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大约是在离别故乡三十年之后，她终于有了再度守在母亲身边的十五天。珍贵的陪伴。她每天早晨都会走进母亲的房间，静静地躺在母亲身边，母女两个聊起从前的故事，仿佛回到了从前的时光。这十五天里，作家想的是什么？那应该就是《寻找母亲》的缘起吧。韩国作家李笛说，“这是令人心痛的故事，给犹然未晚的人以大惊醒，给悔之已晚的人以大安慰。”想必也是知音之言。

薛 舟

2012年4月22日 北京



深
深
的
忧
伤

我凝望清晨的街道，
树木、建筑、柏油路、
刚刚冲出隧道便绝尘而去的汽车、苍白的水银灯……

我忍受着黑夜，
想起你深邃的眼眸。

曾几何时，你遗失在水沟里的乌龟，是否去了大海？

多么希望它游回这无眠的岁月，为我合上双眼。

此刻你已入梦，而我却是这般生活。

艰难的日子，幸好世上还有你。

……写给曾经相爱却不能如愿以偿的人们。

目 录

序曲	(1)
春	(7)
踩石榴	(9)
整天把手指	(25)
伊洙,睡了吗?	(41)
夏	(67)
亲爱的忧伤	(69)
过往的岁月	(104)
爱不爱我	(144)
两只斑鸠	(170)
秋	(185)
第二年九月	(187)
鲑鱼回来的时候	(213)
我又遇见他	(235)
越来越孤独	(263)
冬	(293)

打碎了花瓶 (295)

姐姐,睡了吗? (309)

因为暴雪 (346)

我,宁愿从未出生 (366)

春去春又来 (387)

原谅我吧 (389)

熄灯之后你的脸 (398)

尾声 (412)

作家的话 (418)



序 曲



序

曲

我要来写那个女人的故事了。

我为她取名叫恩瑞。那个偶尔哭泣,相信爱若不能、生而何益的女人。不知从何时起住进我的心里,要我喂养的女人。

起先,那个女人,她只不过是个朦胧的轮廓。我以为她只是在初春或十月的雨中隐约拂过我的身旁。渐渐地,那个女人,成了我的心结。某一天,我看见那个女人因为痛苦而从睡梦中醒来。她的房间窗帘之外落着冰冷的夜雨。那个女人伸手翻开诗集。那天夜里,她读的是诗人赵银^①的《此刻的雨……》。

让我们相会在悬崖边上。请在那里露出笑容,悬崖上的握手亦如生命。那么,我会榨取孢血,倾入你的口中。

前行的脚步

呼啸如汽笛

① 赵银,韩国著名女诗人,1960年出生于庆尚北道安市。著有诗集《温暖的泥土》、《游走基地的理由》,长篇童话《阳光和煦的家》等。

此刻的雨……

女人合上诗集,静静地侧耳倾听雨声,然后走进厨房,凉水泡冷饭,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也许是噎住了,女人无力地放下勺子,眼中映现出房屋的模样。她回来了,仿佛初次踏入这房门,她要努力熟悉这个家。那个我原本不以为然的女人,竟然在我的心里筑巢为家。我也开始在记忆里洄游。究竟是什么,让那个女人夜深不寐,读起了诗;究竟是什么,让那个女人吃起了凉水泡冷饭。

那个女人相信,爱是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会是怎样的不可抗力呢?那是人力无可奈何的事情,那是社会普遍观念无法阻挡的力量,政治和权势也不能干涉。这就是拨动弦弦的美丽理由。)

感觉到爱情是不可抗力。这样的状态是幸福,抑或是不幸?两个人相互承诺,共同摧毁既有秩序,连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这样的力量会有助于生活吗?还是适得其反?我带着打赌的心态,窥视那个女人的痛苦。

爱的力量让她没有放弃生存,而我用文字书写这样的力量或许只是使之归于虚无的行为。我没有真正体验,只是用文字书写,这种方式只能使我略有接近这种力量,或者只是试图接近,不可能像窥视透明的水一样看得清清楚楚。我,喜欢那些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深入其生涯的人。

那个女人,那个只是望见爱之背影的女人,那个活在生活之外的女人,那个被活捉的女人。

偶尔,那个女人还会在我的心里做针线活儿。她做针线活儿的时候,我在旁边看她柔顺得近乎忧伤的后颈……好吧,我们来说说后颈的故事吧。有时候,我会从某个人的后颈里感觉到



他的未来。

后颈的线条形成背影的核心。

即使独处也总是低头俯首,这样的颈线会不会让这个人的命运也低头俯首?人群中依然昂首挺胸,这样的颈线会不会让这个人的命运也昂首挺胸?俯仰之间还有什么,进退之间孰优孰劣。明明唾手可得却放弃,明明可以前进却后退,这样很难。我用手指追随她的颈线。

线条明快而优美,像鸟。鸟飞走了。飞走了也很美丽。美丽怎么会让人产生悲剧感。为什么美丽不能停留?优美如鸟的颈线似乎忘记了颈部连接脸颊和身体的任务,只想独自飞走。如果唯有颈部化作飞鸟,留下脸颊和身体怎么办。那个女人的颈线洁净而修长,仿佛做饭的时候也会随时准备擦干双手,凌空飞走。

人们被线条吸引,心灵在颈线洁净的女人面前停止。然而颈线形成的是背影,即使心灵停止也只能看见彼此的后背,于是形成了视线截然相反的爱情关系。偶尔我会想,爱情沿着颈线,引领着一个人的生命。

健康的颈线也是有的。后脑勺勾勒出棱线轮廓的下缘,长着松软的茸毛,下面是优雅延伸的线条。这种颈线的女人会在日暮时分提着篮子买来新鲜的生菜,用做凉拌。也许会收拾饱满的水芹。她在碗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佐料罐,调制芝麻盐、捣蒜泥,切开粗细细细的葱装好,显得生机勃勃。她会用酱油调配鱼子酱,借着做米饭的水蒸鸡蛋羹。她活动太多,脸色绯红,日暮时分点亮客厅里的灯,于是笑声穿过室内的窗帘,弥漫在小巷深处。

或许忍受生存并不是忍受时间,或许生存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命运的意味。正如国家和父母不能选择,生存也不能想怎



样就怎样。尽管我也希望她能忍受这样的生活,然而有一天,我却在这个我亲手养育的女人缝衬衫纽扣的时候,看见了她的后颈,她的白皙皮肤之下涌动的内心。那是她自己也无法抗拒的可怕的破灭之心。

如果她没有在不可抗力上消磨生命,如果她能稍微融合冷漠和温暖,也许她就能去往新的地方了。可是,她似乎不能避开与生俱来的颈线的忧伤。

某个清晨,我凝望着她的生涯之上弥漫的河影游丝般的时间,读起了黑人诗人兰斯顿·休斯的爵士风格的诗^①。

你有没有在凌晨两点
独自漫步河边?
你有没有坐在河边
心里充满被遗弃的忧伤?

你有没有想念母亲?
母亲已死,愿上帝保佑她!
你有没有思念恋人
但愿那个女人从未出生?

沿着哈莱姆河:
凌晨两点
夜深人静! 形影相吊!
上帝啊,我只想死——

① 这首诗是兰斯顿·休斯的《哈莱姆河幻想曲》,中文翻译参考了韩语译本和原诗。



可是我死以后谁会把我怀念？

如果写着她的故事忽然想哭，如果连她也消失在了不可能的激流，我会让自己想想她读过的诗和我读过的诗。当我感觉到一切都将成为过眼云烟的时候，也会这样想。这样想过之后，我的心里也许会舒服些，耀眼的罪过也会回到记忆深处，得到些许的缓解。

也许我只能说，让我们在悬崖边相会；我只能说，我在悬崖上榨取孢血，倾入你的口中。我，还有无法送回记忆的心灵之罪。那个人会不会在某个地方，祈祷我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我之所以还能勉强抬起头来，是因为这里有纸，也有笔。